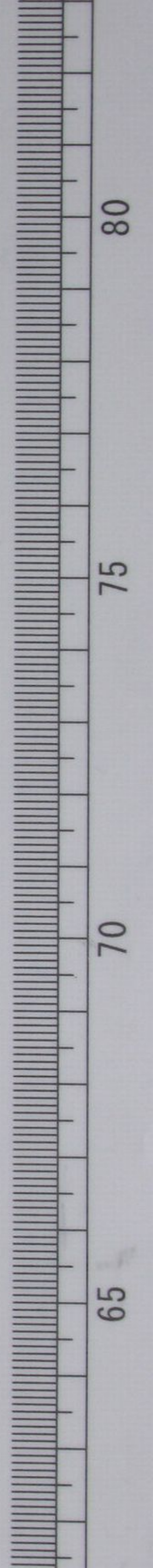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 400  
Z844(4)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2844  
4

孝義真跡珍珠塔

十三回 九松亭苦命投河 十四回 白蓮菴餘也拜佛

表 却說方老夫人自從那日別了坟堂背了色裏走出開封地界在路上經霜冒雪帶月披星困苦流為已非一日但他老人家出門豈與有錢的可比有錢的水路坐船陸路乘轎可憐他一路步行到了汝南府就大病起來在飯店中一病月餘病得囊管罄盡店家屢次催促只得帶病而行一天只行得八九里沿途担攔走了三兩月了不上一半路程身邊盤費早已用盡進退兩難到了這時候竟无可如何嘔且窮途苦 寔難當半路囊空少主張 几為异地他鄉鬼 怎免衰齡倒路傍常言路極无君子 只得杖為乞丐走街坊 他是堂上吏

部夫官婦 豈不羞少面光 可憐的无極奈何吃丐  
无非要保全性命見兒郎 般上歷盡凄凉苦 直走到桃花  
開過近荷香 一月路程行半載 炎天暑熱到襄陽 才  
到襄陽滿城要訪兒子的消息但是身上其苦不堪你看夫人  
怎生打扮習習夏月还穿布納衣 汗酸臭汚滿身泥 筐籃內  
裝黃砂罐 枯竹梢兒手內提 我想夫人到了襄陽何不  
把討飯傢伙撒下还要緊上的拿着夫人一想若狀見了孩兒  
自狀不用的了唱 萬一訪不着孩兒面 却此隨身家伙还  
不能丟 籍此營生何敢棄 所以原把筐籃到處携 老旦曰  
但是這般光景唱 走到姑娘宅上去 豈非削尽方家好面  
皮老旦曰 因此到了襄陽唱 瞞隱愈加添細密 直言不敢

向人題 只好四边远 曲心問 那有哀良肯指迷 况且  
襄陽地面多寬闊 何人怎曉是何非 曉夫人進了城門正要  
訪問陳御史往處走到十字街頭聽 阿呀 但見人人推擠  
鬧吵吵 蜂擁而來向前跑 白走阿走 做舍唱 看糸  
人去 大老官 三阿哥来嘴唱 阿是杀个輪強阿  
勿是 阿是杀 南門外豆 个柳皮條 呀勿是 醉介  
没杀哈人吓嚇一頭答应匆匆走 街坊擠住喊声高白走  
上勿要擠 阿吓完哉唱 唱煎盤担 欺番了 滿街多是  
木梳糕 十盤頭推子收勿極 傢火打到碎糟唱 那呀  
上唱多少西瓜来躡爛 秋白梨兒遍地抛 有个俏娘  
姣又姣 搖又搖 洒金扇子隨風摆 紅裙拽起下模杯

惡少趁風捏一把 閃去几乎跌一交 扭喪 你这騷淫貨  
 花目吐 倍个小拖牢 我認得倍个花 唱少勿得做其倒路  
 鬼呀要杀千刀阿哨帶墨高低末別落 白叔吓借倍个廊  
 唐底下坐七 唱要將鞋帶拿美縛上牢 又有一个老太婆  
 年紀高 腰齊髮白背駝色 偏上要走人叢內 擇得來時  
 汗似潮 阿哨 哈了故星人 共走東街道 為甚各要爭  
 先在這道 難道去搶頭刀 醉人呀越多哉 唱人山人海真  
 熱鬧 來仔一个說鬼話朋友麻崎 來各位勿要跑 要  
 看杀人縣里去瞧 方才刑房六官對我說 白今日个犯人唱  
 勿来拉四門橋台勿来拉四門橋法場上到来拉罗里唱說道  
 就杀在 三堂上面天井里 吓为啥了 為官太日要看杀人

所以勿到外頭来杀哉勿信喏 唱后堂已經沸地与小搵  
 本白吓我里轉去 吓弗要听伊上是老說鬼話 唱中人正  
 在未談論 来哉 来仔一个地方走得氣咆哮 手裡拿仔  
 一根青竹梢 本白前未赶街道仗計 唱倍里快点到前且去  
 与吾把巷柵門闌看守牢 本白是哉各位仰上 唱菜担歇  
 開点 吓真担快点挑过来 綁下人拿柴担歇来 我就要  
 拿个火来燒 本白是哉挑開哉 阿吓更唱倍朵布棚快点来  
 折脫 馬來要踏子一團糟 本白折哉上上表唱法場打点多  
 熱鬧 只听得嘆氣鏢声 远二敲 苦惱以喇淫上鬧 管兵  
 对上跑 与箭插帶挂腰刀 細綁手 走過了 紅衣手內  
 扒剛刀 招旗远上飄 上寫着斬犯一名邱六承 你看那

邱六乔 大又大 高又高 鬍子根上跷 天打面孔凸且  
 凹 罵嘮叨油臉唱 陳連王八羔 方卿並未杀 要我今朝  
 受一刀油膏白冤枉吓冤枉我要吃酒丑白前豆去吃表唱拖上  
 拽上忙上走 法場早到四門乔 一声砵响豆落地 兇人  
 此刺命难逃 邱六乔劫案多端来报应 始知天理甚昭彰  
 表曰再說方夫人是表唱看見人多挤不上 他就兜轉身来  
 向城外跑 走到九松亭边身坐下 只为无送訪问甚心焦  
 表白那時夫人坐在九松亭边看見亭中十分热闹也有唱小  
 曲的也有賣膏藥的也有賣西瓜的賣涼粉的有个說彈話的  
 閑言說道有數說个六月停刑那說偏上要如此大热天幹如  
 此大生活唱今日个人真苦惱今日个苦惱唱阿曉得夏天

云血最难熬 何弗等到秋凉後 杀下頭頸还可裝得牢白  
 那哼裝法答白好裝么唱勿是摆架子 我的手段高 斬犯  
 还裝我可保 甲听得奔把手来搥本白好吓百曉来哉百曉  
 元請教你今日杀个强盜是啥湯化人 答曰黃州府人問白  
 啥事体到開柵襄阳来杀答白故件事叫做六月里凍杀仔棉  
 羊說也話長回白愁是凍涼請教上唱听吾說来各位听白  
 故件事未就是城里柵紫石街前个唱問白快說上上答唱  
 銀絞絲有一家为官本姓陳 探花及第御史尊 大鄉紳  
 去年冬里慶生辰 壽筵正熱鬧 来了个小方卿問白那个  
 啥方卿答唱故方卿 不是无姓名 尚書之子宰相孫 只  
 为貧穷来探亲 我的天吓 見姑娘 竟是亲不認問白噴

那說弗認 阿有故个礼 为啥了勿認 答唱

前腔男利姑娘嫌伊貧 話言輕慢太欺人 好无情 小方

大怒便辭行 小奴聞知得 心頭氣不平 叫了豆 快上

表相請 了豆奉命書生 兩下相逢 說也記不清 我

的天吓 臨別時 暗把珠塔贈向白阿呀故小姐到也算難

得个嗜陳御史阿曉得个答白伊那里曉得陪子客人在所

上吃酒一直等到客人散清仔陳御史勿見方卿云末向起緣

由才曉得被姑娘罵仔云去 九松亭 看見

前腔一聞此事怒生嗔 連忙騎馬去追尋 小方傲氣多執

性 愈加佩服贊連声 東床選就許千金 我的天吓 兩

下里 便把亲來定問白好个姑丈這才是正經人後來如何

答白自從与姑丈别后行至黃州 就遇着仔方才杀个邱六

乔 刮去珠塔也罢哉 竟拿方卿踏躡一声問白作啥答白

伽藍菩薩問白阿呀杀了完哉后来那根破法答白說道天眼

近邱六乔杀子方卿有那个知曉勿想方卿阴魂不散釘住仔

邱六乔說呀奇怪 偏將珠塔賣陳門 說也勿相信

前腔鬼使神差到襄陽 陳公見物便疑心 拿進香閨去 直言告稟

為官聽 送官追究用嚴刑 一日招成定罪名 我的天吓

殺仔人 可還要償命問白吓嚇杀赫殺故末天眼也近采

单差个方才強盜綁出來一路喊冤屈說方卿並勿是我殺

蕭家九公堂 卷之四 五

个 故应看来方卿也弗曾死朵答曰啐強盜嘴裡有啥真話  
 話个問白是吓是吓朵白阿吓東北角上起仔陣哉吾里多散  
 墨表白不說衆人閑話漸漸散了再說夫人坐在亭中聽得明  
 明白上聞了此言放声大哭道這还了得应  
 北曲調老唱 聽人言 魂魂尹 聽人言 魂魂飛 萬箭  
 攢胸氣也低 冷汗淋漓 狀似痴迷 身軀抖到在塵埃地  
 呀 早知道 這般樣遭慘悽 到不如 伴孤幃 守柴  
 扉 何苦的強逼他 走輪蹄 悔當初害了你老昌阿喲兒  
 吓唱你瘦骨何方瘞 你盜魂何処依 豈不要苦杀了做娘  
 的 痛杀了做娘的 恨姑娘 把人欺 恨姑娘 把天欺  
 全不念同根同氣 害得我无靠无依 骨月拋離 真个

狼心狗肺 狼心狗肺 呀 只見那暮雲飛 紅日西 只  
 見那僧歸寺 人跡稀 只見那綠參差 繞遍長堤 只見  
 那路途迷 山翠岐 只聽得流波如沸 只聽得漁歌四起  
 只聽得杪樹鳴鵠高復低 只聽得雷声影上在水底 好  
 凄其 淚濕衣 烏鵲南飛 無樹可棲 不如早死為良計  
 老昌我吃盡千辛萬苦尋到此間只望與孩兒見面那知已遭  
 禍患我還與這條老命怎成罷上上不如走到溪邊尋个自盡  
 罷老昌唱忙移步 向前跑 把砂罐筐篋尽撇拋 號啕大哭  
 肝腸裂 早來到溪邊一望浪滔上老昌來此已到溪邊了  
 你看浮萍泛泛滾水溝上 阿呀天吓這是我葬身之所了好  
 苦吓老昌唱世間命苦无如我 往是今朝不可逃 呀 我是



堂上吏部天官婦 再不道 死无棺木葬波濤 生為乞丐  
他鄉鬼 死了還要黃泉作餓馬 老旦曰 祖宗吓祖宗 老旦曰 世  
代忠良多積善 元何一日絕宗桃 姑娘呵 你把我娘兒  
來害死 你今何處把魂招 我陽間虽不能与你來計校  
我明魂在地 恨難消 老旦曰 呀 且住 但是我若竟死 公婆坟墓  
誰來照管 孩兒尸首誰与他尋覓 收拾碎苦上心來 我也願不  
不得許多了罷 老旦唱 我今願飽江魚腹 了却殘生萬  
事休 兒呀 你在阴司須等我 追隨左右尚非遙 夫人正  
要將身往下跳 表曰 命不該絕 表唱 有人來救 女年高  
引音 慈悲勝念千声佛 作惡空燒万炷香 音曰 貧尼乃白  
蓮菴內的當家法名靜芳 便是 只為陳御史家小姐 于六月十

九日 觀音聖誕 要到菴來 完愿 今日喚我進城 吩咐一番 此時  
回去 天色晚了 快走罷 正旦唱 靜芳 一路向前行 垂倒頭兒急  
急奔 無心觀看街前景 灣上 卽上出城門 正旦曰 呀 出得城  
來 正旦唱 但見周廻四野烏雲起 耳邊影上有雷聲 無數蜻  
蜓飛上下 風吹暑起更重蒸 雨叢一帶懸空掛 電光牽  
線像流星 正旦曰 阿呀 不好了 要下雨了 音唱 歸心似箭 匆忙走  
行 未早到九松亭 耳畔哀聲真慘切 悲啼好似女人音  
阿吓 听他極声叫喚 在溪邊哭 不要是自尋短見 喪波  
心 音曰 待我上前看來 正旦唱 繞堤一路行 將去 正旦曰 但見溪邊  
正旦唱 果有一个老年高 看他正欲將身往下跳 靜芳急得  
汗淋身 飛步上前忙扯住 音曰 阿呀 老媽上 正旦唱 為何在此

要輕身正昌阿呀老媽上為何在此投河有何緣故快說與我  
知道老昌阿唷師太你不要救我我這樣的人活也徒然的了  
正昌什麼話在生一日勝死千年我聽你口音不像這里人吓  
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為甚緣由投河畢命老巨白我是河南  
人夫家姓方只為尋子不見故而投河查曰既是這等說且到  
我菴中去少坐片時細談則个老昌多謝師太我不去正昌阿  
呀你要投河這是我們地方的干係快些走下雨了老昌不去  
正昌白快走罷大雨來了表白此時被靜芳一把扯住那里肯  
放表唱夫人無奈把身抬 被靜方扯什衣衿一路來 但見  
面前一帶紅牆近 翠柏蒼松繞院栽 山門緊閉珠紅漆  
外边乱扣里边開 靜方帶了夫人進 小尼見了卓然驚

花昌師父居來哉介个大雨為啥勿早点居來陳小姐十九阿  
來介正昌自來的花昌同來个是那个正昌白便提不認得花巨白  
阿呀師父故是叫化婆吓搭伊進來做啥正昌白他在那里投河  
我救来的花昌吓伊要投河管伊啥事正昌白什麼話出家人慈  
悲為本方便為門虧你說出這句話來 媽上這里來我問你  
你說河南姓方尋子到此你兒子在此做什麼的老昌夫人听  
淚雙行 腹中細上暗思量 呀 自古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腸 我今若把真情吐 傳聞一定遍襄陽  
倘被惠姑來曉得 豈非反被他們笑一場老昌但是我方  
在一時失口老昌唱說出尋子姓方河南住 只得要巧言遮蓋  
自行藏老昌師太既蒙垂問待我難人告禀正昌願聞老昌唱我  
續像九松亭 卷之四 八 方夾堂

家住河南本姓方 丈夫已死守孤孀 一世所生惟一子  
正昌叫何名字老昌名曰方松號國良正昌家里做什麼的呢  
老昌世代為南做買賣正昌 什麼買賣老昌曰販些雜貨到襄陽  
正昌你兒子多大年紀了老昌曰今年交二十五正昌曰几時出  
門的 老昌曰多年不轉舊家鄉正昌你在家為何要尋起兒子  
來老昌曰只為隣唇失火道回祿 禍及寒家一掃光 無及奈  
何尋兒子老昌曰說也可憐老昌沿途求乞到襄陽正昌可曾尋  
着老昌曰滿城遍訪無踪跡 我只好黃泉路上覓兒郎 因此  
投河求畢命 要將心事訴閻王正昌曰吓原來如此正昌曰靜芳  
聽細思量 看來此女却端方 雖然狼狽非奸滑 諒他  
言語不荒唐老昌曰師太老身去了正昌曰阿呀如此大雨你往那

里去既來之則安之你且坐着表曰那時靜芳走到里边与徒  
弟商議正曰徒弟這里來我方才一時把這老婆子收了進來  
你看這般大雨叫他那裡去我只得要由他在此了表曰內中  
有个徒弟叫保生言做人最刻薄对師父說花昌阿約啼杀師  
父語勿要无主意吓來路不明个人是箇勿得个嘴快点打發  
伊去个好正昌曰什麼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佛家摠在慈  
悲二字花昌曰慈悲勿得个慈悲是要慈悲上上出禍表个呢  
正昌放屁不干你事表曰又有一个徒弟名喚壽生官为人忠  
厚些作昌師父說話勿差个老人家看起來是个老實人无舍  
尷尬况且現在佛婆为伊兒子生病回去仔勿知几时表桑陳  
府个小二后日要來燒香屋裡无人箇伊來桑相帮兒呀好个

蕭家九公案 卷之五 九 方來堂

正旦白這句話方是有理那当家商議已定走云未对方夫人  
說道晉昌媽上你留得性命或者還有母子相无之日你若死  
在異鄉有誰知道媽上你如今這般顛沛皆因你前生未修之  
故你听我道未正唱紅塵作事尽皆空 离合悲欢在夢中  
朝去暮來成何用 人生可比採花蜂 採得百花成蜜后  
到豆辛苦一場空 不信但看桃李樹 花開能得几时紅  
要知前生后世堪和好 尽在今生作受中 媽上吓 苦海  
无边回頭岸 此時不可再朦朧正昌據我主見你倒不如就  
在我菴中出了家罷老昌師太出家雖好但是我年紀老了又  
无資斧如何出得家正昌那个要你的資斧也不要你落髮就  
在此吃碗現成茶飯我菴內有事大家幫助上上聞暇念念佛

修修來也罷老昌若得師太收留感恩不尽定当効力便了  
正旦白如此媽上你到裡边去罷表白且說夫人到了裡边吃了  
夜飯又洗了浴中人做夜課誦經方夫人站在旁边觀看此時  
什麼時候了 呀

耍孩兒 听譙樓 初鼓声 佛前燈 耀眼明 雲堂鐘鼓

声上襄 叩尼礼拜如表佛 擊磬搖鈴口誦經 夫人不語

呆上聽 对禅床愁增萬倍 入空門觸緒傷情表白叩尼功

課已完小尼就問師父道中白今夜个老媽上叫伊困来那里

正旦白就叫他在佛婆床上睡罷中白勿好个艱上觀上佛婆是

干净个嘴晋白什麼干净不干净不潤你事眾白吓干我啥事

介介未媽上几里来濃就在間柅因罷老昌是正旦晚上火

燭小心老昌曉得表白夫人到了房中但見板眠床上黃布帳  
子陋室茅房靈蒸撲鼻沒奈何只得床沿坐下 呀

前腔 聽譙樓 二鼓敲 兩初情 濕樹稍 青燈閃上黃

昏到 半年受尽穷途苦 今又菴堂踪跡飄 此身結果何

時了 不覺的四肢麻木 兩腰間反痛難熬老昌吓夜深了  
只得早些睡罷

前腔咳 聽譙樓 三鼓吹 上眠床 眼朦朧 翻來覆去

愁種上 細想孩兒遭慘變 隔絕阴阳路不通 欲思相見

除非夢 甚瀟陳 半輪缺月 好凄其 一陣狂風表白方

夫人想空了心那裡睡得着吓唱 呀  
前腔 聽譙樓 四鼓催 見流螢 進窗來 鼠声吐上心

無奈 方才亭內人傳語 大盜監刑叫得哀 莫非果未嘗

加害 想起來 其中有故 好叫人 難解難猜 表白夫

人万想千思不尅四鼓已尽 滴銅壺 淚未干 欲眠不穩長

前腔 聽譙樓 五鼓殘 遠听鐘声不耐煩 夢魂顛倒精

嗟嘆 披頭宿鳥驚呼喚 月色將漸 表白老

神散 不多時 晨光初映 夫人起來只得把雲堂打掃尼看見到也欢喜当家師父拿

出兩件夏衣表与他換了那时对夫人道正且白鴉：你初到此

間不曉得我菴中的道理這個庵名叫白蓮庵我乃是在此当

家今年五十四歲法名淨芳这个是我大徒弟今年三十二歲

法名壽生官这个是我二徒弟法名叫保生官今年二十五歲

兩個小小的是我徒孫一個叫百齡一個叫福蔭還有一個老佛  
婆只為兒子患病回家寺將來就要來的還有一句話要分付  
你到后日是十九護法庵三陳家下家小姐要到菴中還愿燒  
香佛婆不在你就在傍服侍上勤劬些小姐自有賞賜但你  
在小姐面前須要小心不可失礼老昌是曉得夜昌那保生官  
就問師父小姐身子全愈否晉曰虽狀好些尚未伏原夜昌師  
父小姐个場病要算利害个哉洛聽見說一日要死兩轉朵  
晉曰便是花昌師父這場病是伊做娘的害伊朵后日小姐未  
方氏太：阿要一同來晉曰方氏太太与女不合怎得同來  
表白方老夫人起初不解听到方氏太：与女不合便觸動了  
心開言就問師太那里的陳小姐他父亲做什么官的晉曰若

說這位小姐的父亲是我們這里有名的鄉宦姓陳名璉官为  
左都御史致仕在家夫人河南方氏是中堂之女所生就是這  
位小姐名喚翠娥老昌吓原來如此請問小姐为何大病与册  
不合晉曰說也話長那时静芳就将去年方痴見姑小姐贈塔  
御史許乘六乔切字襄阳破案哭塔离魂打發王本往河南取  
了安信回來方才病愈一五一十尽行告訴了一遍夫人聞言  
大吃一驚他是无心告这里有心听此时走到自己房中呆上静  
想呀好奇怪吓表唱夫人静坐来思想 暫歇絃下卷听

續修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孝義真蹟珍珠塔第十四回

目見第十三回中

表白話說方老夫人走進房來將身坐下心中細想呀好奇怪  
 吓者唱已前說話却相同 說道 王本回來病休鬆 我在  
 家未見蒼頭到 所來无影又无踪老昌難道我出門后王本  
 去的老昌但是孩兒已被強人害 何人寫信慰閨中 叫我  
 滿腸孤疑難剖白不明之事甚朦朧老昌阿呀不好了嗚老昌  
 明朝甥女未還怨 倘然王本也隨從 被他看見如何好  
 當面羞慚無地容 諸般醜態難藏躲老昌咳愁也無益老昌唱  
 只好權時粧啞又粧聾表白夫人聞了此話表唱到害他 舍  
 慮耽憂兩晝夜表白嵩等十九日表唱陳家小姐到庵中 往

續修文獻通考

十三

方東堂

談夫人庵內心愁悶 再講翠娥小姐女姣容表白到了十九  
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香燭香金多已預備外面家人伺候  
時里面了奴个搽脂抹粉插花戴朵另換新衣采革身子未  
愈不得跟隨王本有事出城也不在府小姐走到書房見了老  
卜道了萬福淨白女兒你就去就去就來旦白孩兒曉得淨白了奴們  
可曾得當花旦得當哉淨白好七伏侍旦白曉得个小旦白谷谷  
女兒暫別表唱千金別父出書房 款步輕移到外廂吾打  
轎進來唱轎了打所堂上 千金上轎示門牆 你看小姐  
坐一乘五岳朝天紗幔轎 轎夫抬着甚軒昂 兩对家丁  
前引道 後邊是 四乘小轎坐梅香 街坊人見多稱羨  
雜白吟大老官好氣概吓中白閃開表唱啼得小

連站開 行來一路真威武表白再說白蓮菴內表唱尼僧  
早已候門牆 遠觀轎子前來到 衆尼接見喜非常衆白小  
姐到哉轎子抬進來罷表唱千金正殿來出轎 中尼相見開  
暖上衆白小姐來了小姐好麼旦白托庇粗寧中白老夫人康  
健小旦好的中白小姐哈洛來得恁遲我里等子半日哉二爺  
們請外頭坐 姐七們好花旦師父好衆白采革姐為啥勿來  
花旦身子未愈弗曾跟來中白吓明是个請坐座花旦多謝  
師父我里弗要坐 師父們与我点香燭罷衆白小姐請坐用  
仔茶洛介旦白取茶來衆白吓 阿呀老媽媽那里去哉一再  
說方夫人他恐王本到菴不敢走出來此時躲在長幡背後在  
那里遠七細看但見小姐出得轎來怎生模樣老旦唱好一个天



姿國色美姣容 細髮烏雲兩鬢濃 不施脂粉汚顏色 何

須翠筆西眉峰 只為精神未復丰姿減 面白依然帶病容

頂上帶一枝 分水犀釵無價寶 碧玉湘成金氣通 奇

精小巧珠蝴蝶 金然押髻甚玲瓏 耳上珠環分左右 髻

插香蘭賽綠茵 身穿着 皓雪紗衫垂大袖 中間襯袂色

鮮紅 外罩一件 月白宮紗團花袂 綉成金菊對芙蓉

裙拖八幅東方亮 淺色楊妃淡粉紅 一縷煖玉凌波小

雨瓣金蓮落地鬆 端方雅麗多持重 不露輕薄色笑中

手拿一柄真金扇 玉筍輕搖綽約風 夫人細把千金看

愈查傷心愁萬重老旦唱我記得老旦唱你幼時戲耍根葉

老旦唱自今長得老旦唱一表人材好美容 雖然闊別多年久

相親依稀彷彿同 我今關心還認得當年親老旦只怕我到

你跟前老旦唱 你茫然不識我舊時容老旦唱我好恨吓老旦唱

自恨前生不肯修 罰我今生現世在他州 甥女堂前為上

客 舅母廊簷作下坯 我看了且个个穿紗絹老旦那知你

舅母耆唱 破衣粗布露肩豆 你如今 滿身錦繡穿紅綠

那知你 已做了孤孀少婦不知愁 你是不出閨門何由

曉 那知夫君早已喪黃州 夫人想到緣由腸欲斷 把長

幡掩面泪珠流 却被小尼来看見 上前呼喝鬧啾啾 丑旦唱

啐你个老媽叫你拿茶勿見到躲来里西播笑 快点去托茶

云來老旦是曉得表唱夫人无奈托茶盤 恨不得 將身向

這地洞鑽老旦唱咳 我是個 五花官話公卿如老旦如今做

了老唱下等之人實可憐 我也曾 呼奴使婢風光過老唱  
目今被這些尼姑老唱唱去呼來加惡言老唱且人家老唱  
只有媳婦端盆行孝道 白那里到有 唱婆上托盞奉青年  
我一生從未曾習慣 叫我滿面羞慚難向前表白且說夫  
人出來表唱拿了茶毫無羨 紳上縮上在旁邊 雨尼看  
了心頭氣 怒目相覷就出言申白阿呀倍个老媽托茶盃充  
菜个与我放采罢快点里格去燒火勿要呆立哉 小姐請茶  
吓白白師父請表唱矣小姐 飲香茗 了坏開盒取香金  
拿來遞与當家手白唱師太 這是些微薄敬表奴心正唱小  
姐貧尼不敢領的小白白好說小唱你与我請些香燭云堂供  
若是推辭嫌者輕正唱如此說貴者賜不敢辭貧尼奴領了徒

弟快些点香燭申白呀來哉正唱小姐請拜佛罢表唱千金茶  
步動金蓮 一片誠心到佛前 伸手指香炉內插 輕上跪  
倒在蒲團小白第一柱香小白唱求佛个保佑我双亲百岁同  
偕老小唱第二柱香小白唱感謝神灵救我病安痊小白第三柱  
香表白小姐暗中祷告小白唱要保佑 方卿一年四季除災晦  
早登虎榜近天顏 小姐拜罷抽身起 云堂隨喜到窗  
前表白小姐到了窗前但見天井內表唱苍苍翠柏与青松  
金凤含葩漸漸紅 建蘭茉莉旁边擺 中间布幔大天蓬  
佛殿上 世尊大士蓮台座 沉香氣繞素炉中木魚鐘磬  
分左右 地下蒲墩点缀工 晝夜長明琉璃盞 四時不斷  
自鳴鐘音白小姐这里來表唱打從香積厨边过 闌干一帶

繞廊東 兩扇園門半開閉 側首叙觀花草叢 正旦白小姐請  
里面河亭上去走走 旦白使得表唱忙移步 進園中 幽香  
拂七送清風 池邊一帶垂楊柳 靠牆几樹大梧桐 假山  
峭壁如圖畫 澗流曲水响叮咚 紫石花街冰紋砌 竹屏  
曲折各西東 打從月洞穿將出 九曲平橋有路通 青草  
池塘魚戲水 並蒂蓮花映水紅 正旦白小姐這里來表唱尼姑  
前商末引道 早到涼亭水閣中 表白到了河亭果然幽雅小  
姐便問師太道 旦白那座高姿可就是千佛閣 正旦白正是  
旦白那里老呢 正旦白這里走 云就是大悲閣了 小姐請坐 徒弟  
好生陪着 小姐貧尼暫失陪 旦白請便 表白那当家走到  
里面就端正點心 正旦白焉能你与我托到河亭上去 老旦白是曉

得表唱夫人托了長盤外面來 把點心放在八仙台 正旦白什  
麼點心老唱 冰挑雪藕鮮苹果 紅綠查糕蜜餞梅 桃酥  
云片眉公餅 桂花糖餡脆油酥 玉甯蓋碗天泉水 芝蘭  
香透壽星眉 正旦白小姐請用點心 表唱小姐畧沾滋味把茶來  
用 小尼殷勤相劝在旁陪 夫人站劫旁边身不動 呆呆  
細想女裙釵 咳 我想你 幼時曾在我怀中抱 如今長  
得好身材 我看你眉似谷來眼來母 面龐不出你田門楣  
你目今滿腔心事死從訴 那知你婆 就在眼睛前 夫  
人远看多姣 心里痛 不由人不泪盈腮 小尼看見忙呼唱  
丑白啐你个老媽 丑唱好生无礼不應該 那終在小姐面前  
流珠淚 丑白倍有哈苦到死人場 化去哭 丑唱有心哭仔一場

蕭象九公堂 卷之五 七 方來堂

來丑白好厭氣吓走開点罷表唱夫人听 愈傷怀 低豆含  
泪把身抬 泪忽上走出河亭去 千金就問小尼来丑白小  
師父這佛婆几时来的丑白小姐新来个一点規矩也弗曉得  
个小姐勿要見氣丑白好說怎麼来的丑白前夜頭来个是个  
余来僧余音淌丑白什麼叫做余来僧丑白小姐說也笑話才  
是我当家師父丑唱生来一片熱心腸丑白就是前日存小姐  
府上居来丑唱听見有人啼哭在河旁丑白走去一看那里曉  
得就是个老媽来余丑唱要救河落水尋短見丑白我里个師  
父丑唱將他搭救到菴堂丑白这也是好事丑白好是果然好  
个但差此時丑唱柴荒米貴死来路丑白有数說个空增一斗  
莫進一口况且个老媽上吃人会吃丑唱一天最少一升粮

旦白这也小事丑白小姐吓悟余是財主人家丑唱自誤看得  
真容易丑白阿曉得我里是个劣菴丑白冥死来路苦楚当  
丑白况且个老媽丑唱毫死一用真廢物丑白地也掃不干  
淨 小姐丑唱這白蓮菴不是養主堂旦白他有亲人没有  
丑白嚮里有啥亲人丑唱他是个異鄉之人死着落旦白他是  
那里人丑白說起來到远余丑唱他家住河南本姓方旦白吓  
有这事快些与我喚来丑白来上老媽上快点來小姐叫倍  
老旦白来了表白夫人走到河亭說小姐有何分竹旦白那小  
尼接口道小姐叫倍問話你也該磕頭个老旦白冥在年老腰痛  
跪不下地旦白老媽上这个不用但我有話問你方才小師父說  
起來旦唱說你家住河南人姓方 为什么路途跋涉到襄陽

此來必有元和故 何妨与我訴衷腸 夫人听 淚双行  
將言回覆女紅粧老唱 小姐 难人只為尋兒子 千山  
万水歷風霜旦白 可曾尋着老唱尋到此間無踪跡 因此情  
急投河把命亡 幸遇当家來搭救 承他百我在巷中旦白  
你住河南何州县老唱我家住河南開封府旦白那一县  
老唱祥旦白祥什麼老唱祥符隣县在柴陽旦白吓不是祥符  
身入老唱正是唱千金想 暗思量 他家住柴陽也姓方  
我想柴陽也屬開封管 同郡相連是近邦 料來相隔死多  
路旦白况我在家旦唱聞名潤閣大門牆 自然必曉他家事  
这也是 天遣他来道短長 但是此間不便談衷曲旦白  
待我与他旦唱死人之處問端詳旦白媽上隨我到大悲閣上

來 了你們迴避 那时夫人隨了小姐到大悲閣上唱只燒  
得况松繞上有奇香 但見一尊千手觀音紗厨供 琉璃灯  
一盏挂中央白沿窗小桌上唱一本綠簿杏黃帛白又見一張紅  
条子唱募化灯油貼粉牆 閣中擺設言难尽 小姐是死心  
現玩細端詳 臨窗倚内凭欄坐下夫人站立在旁旦白媽  
上你有几个兒子老唱小姐吓老唱我一世所生惟一子旦白  
丈夫呢老唱丈夫早死是孤孀旦白在家向居何業老唱小本  
經紀為買賣旦白兒子叫甚名字老唱單諱名松号国良旦白  
經紀人那有諱号老唱小姐吓老唱寒家本不低微賤 當初  
原是舊書香旦白為何到此老唱只為隣居失火遭回祿 死  
奈尋見到異鄉旦唱媽上 你是單身何本事 長途跋涉到

齋象九松官 卷之四 十九 方夜堂

襄陽老旦白小姐吓說也可憐耆唱半途乏鈔死盤費 只得權  
為乞丐走街坊旦唱呀 你是個良家之婦非卑賤 怎生受  
這淒涼耆唱小姐吓 嘗言路急死君子 一時落難便承當  
旦白咳可憐我問你旦唱你家寓着祥符縣多少路耆唱小姐吓  
耆唱相離百里是隣邦旦白媽上旦唱我有一門亲戚在河南  
住 怯是祥符也姓方耆唱什麼來叫甚名字旦唱就是我外  
祖名喚方天爵 母舅尚書景章耆唱小姐吓耆唱却與寒  
家同宗譜 一府開封无二方旦白唔媽上旦唱但是我母家  
從未曾提及 有什麼本支同姓在榮陽耆唱小姐吓耆唱你  
令堂那里認得窮寒眷耆唱不要說远方耆唱就是本文也要  
一時忘旦白呵呀說話蹊蹺 媽上吓旦唱既與祥符方同譜

自然深曉細行藏耆唱怎麼不曉得 小姐耆唱你母田官  
居尚書職 外祖天爵老中堂 只因奸賊羅同害 父子俱  
遭慘戮亡耆唱你舅母是楊氏耆唱單生一子伶仃苦 目今  
荒：母子宿坟堂旦白如此說來一些也不差你與我舅母是  
什麼稱呼耆唱小姐吓耆唱我先夫與你母舅稱兄弟 不過  
音問常疏是远房旦白吓原來如此旦唱千金听 吃京果  
連忙椅內把身抬 原來是我尊親長 田母稱呼理正該  
耆唱小姐耆唱我与你貧富不同天壤隔 仰板不到貴裙釵  
旦白說那里話旦唱來情那論貧和富 休言客套不須推  
旦白請問我楊氏舅母旦唱近來景况如何耆 我表弟可曾  
勤讀書在齋耆唱旦吓小姐我聞得你表弟方卿耆唱奉親之命

蒲家九公直上 卷之四 二十 方來堂

將奈探 去年已到你家來 豈白可會到府上來 應旦白阿吓  
田母吓去年却是來的 老旦來便忘 應旦白田母吓  
西江月 旦唱寔不相瞞 直告 從頭細訴衷腸 客冬表弟到  
襄陽行 家母出言太爽 觸起少年傲性 登時拜別姑娘  
了 奸通信到閨房 使我心中悒快 即便留他暫住 好言安  
尉書香 臨行珠塔暗中藏 稍表外家情况 我父忙追未  
占 服他志氣軒昂 九松亭畔選東床 原是終身靠旁  
不料時乖運蹇 黃州遇盜堪傷 物归旧主禍非常 見塔  
魂灵飄蕩 事急真情難隱 直言稟上 卷行 送官追究念  
真贓 方曉劣途凶狀 訊問供詞確鑿 途中遇劫行囊  
方卿放走未曾傷 又恐盜言欺誑 因此心頭抑鬱 染成

大病閨房 离魂幾次命垂亡 尽道奴生無望 豈白吓小姐  
如此你的貴恙如何好的 旦白阿吓田母吓旦唱我家君見塔  
也心慌 所以就差王本轉家鄉 河南打听真消息 直到  
王本回來才放腸 旦白王本回來正在病間說有一封回信  
旦唱是我表弟采筆跡 寄与爹尊寫几行 老旦怎生寫的  
旦唱上寫着 自別尊顏登程去 鵬月中旬抵洛陽 得悉  
真贓並獲盜 聞言甚覺喜非常 白金百兩收如數 田母  
多謝不忘 姪兒方卿百頓首 奉書岳父与姑娘 旦白这  
封書是旦唱家君細上床前念 因此我甥女才能病体康  
豈唱吓 夫人听 細思量 却原來姑夫設計慰紅粧 如  
今才曉其中細 老旦且住是我老唱也 只可含湖不可漏春光

倘然說破机関事

豈不是催他一命赴黃梁老昌况且此

女為人老昌真矣哉

實端莊者豈白我还要猜他怎底老昌唱与

他相認有何妨老昌白

小姐吓老昌唱你既已把真情說 我今

也要吐衷腸

哪

小姐府上事情我多曉旦白曉得什麼未

老昌唱陳方情誼厚非常老昌台你令尊入贅河南老昌唱向來深受

自幼亏他

方門德老昌就是

你曰母老昌唱相待尊堂有熟腸

自幼亏他

撫養大

出嫁般

備嫁妝老昌白小姐你是春在河南的記得

你老昌唱幼時胸前有个硃砂記

你長成四岁轉襄陽 小姐

吓 你生辰却是中秋節 辛未年庚命屬羊旦白阿吓你是

何人曉得這般詳細老昌白你要問我何人老实对你說了罢

老昌如今不必藏頭並露尾 直言不諱告紅粧老昌白你道我

是何人小姐吓老昌唱我是你外祖外婆家媳婦 我是你母舅

妻房表弟的娘表白那時小姐表唱開言啼得痴呆表 好似

青天霹靂一声雷 看定夫人渾身战 万箭攢心苦滿杯

看到這般光竟前來到 家中必定有飛灾旦白吓呀舅母吓

早唱既云尋子來到襄陽地 去年表弟可曾回老昌咳就是

小姐說的臘月中旬到家的昌既朕到了家中還要尋他怎麼

蠢小姐吓有个元故旦白什麼元故老昌 哪小姐吓

西江月 歲底我兒歸里 細言姑母無情 姑夫表姐甚殷

勤 贈塔許亲可敬 别后黃州遇盜 雪中劫去囊金 里

人 救占家庭 幸得保全性命 今岁春间三月 蒼頭王

本登門 归賍获盜起疑心 持地差人問信 深感隆情開



蘇儂... 卷之四

切 又蒙相贈花銀 謹修寸稟復恩人 種：謝難筆聲

王本持去后 功兒再到襄城 登門叩謝禮該應 莫

負姑夫情分 鄉子立心多執 再三不肯應承 他言再若

到陳門 志氣卑微太甚 我又勞：苦功 丈夫能屈能伸

有息不報枉為人 何必一時執性 姑母虽狀輕慢 也

該忍耐三分 唯違我命就登程 又往襄陽探問旦白吓如

此說表弟又到襄陽來的老旦白的阿吓並未曾來老旦白

不曾來且白因何到此老旦白咳小姐吓說也可怜你表弟

阿老唱自從別后出門來 我在家中遇火災 坟堂燒去唯

棲宿 謀生无計可如何 只得尋覓也到襄陽地 穷途苦

况实悲哀且白既 何不到我家來 老旦唱我滿心原

要前來訪 為你娘亲情性乖 况且我 狼狠身區為吃馬

叫我有何面目你家來者且但是孩兒晝唱未曾到府何方

去 令人心里好疑猜者且阿吓好苦吓者且我單生一子无

結局 莫不是魂灵早已赴泉台 夫人話到情真處 難免

年高淚滿腮且白此時到是小姐在旁劝解 舅母話雖如此

且免悲腸且唱劝舅母 免心焦 你把多愁且尽拋 表弟

雖然身未到 是他一生傲骨志堅牢 怎肯再未襄陽地

被人耻笑受人嘲 出門難逆娘亲命且白既然出了門是

旦唱万里飛雲各處飄 志在四方男子願 自狀有日姓名

標 舅母既來不必心焦急 身軀保重最為高 幸逢甥女

來相認 天大情由我可色且白舅母如今甥女回去告与父

蕭家九公亭 卷之四 廿三 方來堂

爹知道自然就來接你到我家同住老昌小姐吓這斷乎不可  
倘若接我到你家去我隨即尋短見了且白舅母為何如此執  
性老昌並非執性我若要來前日就來了吓且白也罷舅母既  
然執意此間到可安身待我吩咐尼姑好生看待但是還有句  
話甥女就該萬死老昌什麼話且白今日本該與舅母相認只  
為跟隨人眾恐他們口嘴不禁回家多算被母親曉得未免又  
添枝節因此不便相認甥女嗣后也不來請安萬望舅母恕罪  
老昌是吓小姐所言甚合我意且白甥女就此拜別老昌請起  
且白舅母吓我有个心腹了姓名喚采屏今日却不曾來將來  
叫他時常到此間候有話就與他再便了老昌曉得了且白少  
不得王本也就來叩安舅母在此自己保重甥女去了老昌請

罷 小姐走到外邊高叫了妳們快來 吩咐外邊速打轎  
我要回去丑白吠外邊打轎子小姐要回去了晉昌當家的就  
說小姐怎麼說去素齋已端正了且白多謝師太托昌保生官  
走來說道哈洛小姐要去哉 且慢能介勿要打轎子 小  
姐却有些惱他且白那个說不要打轎快些打進來丑白吠來  
姐：阿曉得為哈洛中白勿曉得 你看小姐此時丑唱笑臉  
全無有淚容 衆尼嚇得面通紅白阿呀為哈了介衆唱滿  
腹狐疑難測度 緣何即刻占家中 不言菴內情由事 我  
今要畧住喉嚨



稟淨白什麼話且白爹吓且唱有種奇情告老翁淨白什麼  
奇情且唱我河南舅母在巷中爭日那裡有這等事他怎得來  
且白小姐就將方才相會的話一五一十且唱備細情由來告  
稟老翁聽得喜無窮淨白吓既已到來自然該接他到我家  
淨唱一身孤苦無依靠 倘若推辭義不容淨白吩咐家人婦  
女快打轎去接且白爹女兒已曾說過舅母執意不肯  
女兒主見就在巷中到也適意只要瞞着母親就是淨白是吓  
女兒這老不妄斷不可被他曉得如此快叫女兒到來吩咐  
要他們小心伏侍至于一切使用隨即叫王本送去便了且白  
是女兒也就來的正在講話了奴報說丑白小姐當家師太  
來哉來來南軒等候且白曉得了爹吓女兒告退了淨白我

兒好好的吩咐尼姑且白了不請當家師太到我樓上去且唱  
千金奉步上樓台 外面尼姑走進來且白師太請坐表唱二  
人房內分賓坐 當家啓口問裙釵正且白小姐正唱貧尼們  
方才有何言語來得罪 千金見氣就回來且白師太不必多  
心有个元故正且白請叫小姐什麼元故且白師太吓且唱並非  
我故意即忙回 只為有个長柔不相便久來陪正且白小姐什  
麼長柔且白哪且唱就是你巷中老媽人一个 是我外家舅  
母探親來且白你不要看輕了他且唱他是一品尚書配  
方老夫人你道誰正且白阿呀正唱靜芳听 吃京果 連忙  
跪倒地塵埃正且白阿呀小姐吓正唱貴人輕慢如何好 貧尼  
万死罪應該 寔在不知休見責 万望千金把身抬且白師

太請起且唱你休煩惱 莫虛驚 笑來你是大恩人 若無  
 師太來相救 我方家舅母早歸明且白師太吓我本欲請他  
 家內未的 嗔你是曉得的吓且唱家里許多不便處且白且  
 在你菴中唱暫時住宿且消停且白他老人家的供奉且唱我  
 一年四季常奉送 決不難為師太們正且吓小姐說那里話  
 且白師太請坐 小姐就走到里边取銀十兩送與當家且唱  
 小姐此良什麼用且白師太這一点兒少酌相救之恩正且白  
 阿呀這是斷不敢領的且白你若推辭軟輕了此后方老夫人  
 要拜成東西你只管來取還有句要緊話囑咐你切不可在外  
 邊聲揚有人知道這是我正且曉得上且白如此請  
 回去罷正且小姐算尼去了且白轉來上且正且小姐還有何

話且白師太你是好的我看你這班徒弟有好有歹內中勢利  
 的未免要欺侮老年人你回去還該細上吩咐一番正且不用  
 小姐諄囑這是貧尼分內之事且白請去罷且唱靜芳辭別女  
 多姣 急得心頭似火燒 飛步而回且慢表 再說小尼菴  
 內話嗚叨眾白哈老媽上走來我問你話方才與小姐來大悲  
 閣上眾唱噯些哈个言和語老且不曾講什麼眾白為啥落小  
 姐眾唱愁容滿面上肩稍老且這个那里曉得呢眾白哈媽上  
 我对你說信是新來晚到勿要七搭八搭眾唱有數說个閉口  
 深藏舌 自得安身處上牢眾白我里師太是一个好意思收  
 留你个嘴 悟到勿要眾唱恩將仇報來多嘴 排場背後話  
 蹊蹺老且阿呀阿彌陀佛並不會噯眾白吓你也勿要賴得个

清 此時小姐叫仔當家去哉少不得居來就明白吓重唱小  
尼正在來裡怨 再說當家回來走得氣吃哮喘正唱你們那里  
去了中日來哉 走出來一个但見當家的唱面皮失色呀上  
氣喘 先即頭上汗珠拋 眼白洋 說不出白對着保生官  
唱只管把 双脚登時跳又跳中白師父为啥正白阿呀保生  
吓你有禍事到了花昌哈个禍事落正白太太 呢夫人呢花昌  
哈个太太 夫人浴師父悟只怕痴哉那个哈太太 老昌就是前  
日救進來的老媽 花昌來朵里尽 老媽 快点出來吓  
正白呀 還吓他老媽該死了花旦白介末叫伊哈个東西个  
正白你道他是誰花昌哈个介正白就是陳小姐嫡亲的亲  
舅母河南方老夫人花昌那个說的介老昌小姐亲口告訴个

哪 現有白艮十兩這是小姐道我救了他賞我的花昌阿呀  
个个末哉那呢呢正白如今只有大家進去叩頭請罪了中白  
勿差个勿差个 那時眾尼來到里边見了夫人說尔白太太  
黃尼們不知太太來歷有眼不識泰山多有罪萬望太太開  
恩大家齊來叩頭老昌白師太說那里話救命之恩未嘗報答深  
為抱歉中白哈說話太太請坐正仔我里磕頭哉老昌阿呀上  
請起表唱中尼跪倒連 乱磕頭表白夫人只好表唱一手扯  
住了老尼印 那些小尼跪倒塵埃如搗蒜 保生是自覺情  
虛叩不休 起來踴躍真難過 思前想后好就憂花昌太太  
我小尼該死花昌言語之間多冒費 要求太太 度量寬宏  
一筆勾有 數說个 大人不記小人過 宰相肚內好藏舟

清  
卷之四  
二十八  
方來堂

此後惟有 赤心竭力勤服事 忘冒伏事我太太 花旦唱福壽  
加增不用修 要堆積 千倉萬庫珍和寶 花旦要正正的  
花旦唱活到一千个好年頭 老昌多謝師父表唱 衆尼正在裏邊  
來趨奉 外邊來了老蒼頭 末白裏面有人麼 丑白那個呀  
王阿爹來哉 但見王本到 菴后邊隨着一個使者挑了一担  
東西 一頭是白米 一頭是衣服紗帳 還有幾串大錢 末白當家  
的泥 丑白王大爺貪尼在此 末白哪當家師太 這是老下着我  
送來的 對你們說 方太太在此 須要好生看待 打掃潔淨 房間  
正昌王太爺 這是不消分付得 老尼自不敢怠慢 末白方太太  
在那里 正昌白在佛樓下 末白說聲我進來 叩見 正昌白是 太太  
陳府里 王大爺來請太太的安 好表唱 王本移步到樓前表白

夫人在上 老奴王本叩頭表唱 王本是 叩見夫人 一老年  
表白夫人 將王本一看 老昌唱 但見蒼上須鬢如霜雪 迥非昔  
日 日時顏老昌咳 王本吓老昌 我与你主僕分離已多載 再  
不相此地相逢 好可伶 只道今生准見面 正所謂 人未  
亡時 總有相會年 末白阿唷 夫人吓末 唱老奴一向渾如夢  
那曉夫人在此間 直到方才小姐回來 再 對老下相訴一  
番言 方知一切情由 事末白好夫人來了 到也罷了 免得小  
姐未唱 星肚索腸 各一天 老昌唱夫人听 泪双流 老昌咳 苦吓  
可伶公子 你們外面去 末白吓夫人 可伶公子 什麼來 老昌唱  
可伶公子 命归阴 末白夫人何出此言 老昌唱 我在街坊鑿三人  
傳說 強人審實已源頭 末白夫人几時到的 老昌唱 剛上十六

到襄陽地老昌那日城中殺人老昌所說強徒家住在黃州  
就是御史陳家劫塔案 因而曉得細根由末白夫人吓便是  
為此事老奴也曾到河南探問消息那知影响全无了只得回  
來其時小姐大病正在垂危之所以老奴設計叫老谷寫了假  
書哄小姐方得病痊的嗚老昌王本我也早已明白所以這些  
驚惧的話在小姐面前一句也不曾提及末白是吓面得小姐  
夫人也就有靠了老昌咳公子死了有甚相于末白夫人你也  
不須悲苦傳來之話不可尽信強徒初供原說不曾傷害的夫  
人但放宽心者有咳那里可信我如今在生一日犹死千年  
末白夫人老谷多上拜上叫老奴特來請安的路途不遠仍可  
再來老奴去了恐老下在那里恩望老昌回去与我致謝老下

末白夫人還有句話采苹前來請安時節万望夫人切不可說  
那書假的話老昌這个自朕理會末白老奴但恐夫人不知不  
竟的对采苹哭起公子來他去告知小姐誠恐旧病復發沒有  
假書医治的了老昌王本你也太寬多慮我為甚对采屏哭起  
公子來末白夫人極是老奴去了 王本出了佛樓对着尼姑  
說我去了衆白王阿爹請几時再來看上太太末白我此后自  
是常來的表唱蒼頭辭別光頭表白再說保生官表唱着哭  
殷勤分外優蒼白師父來吓今日太上花昌唱將他安放何房住  
必須要揀選几間精緻干净好粧樓正昌白便是 吓也罷  
正昌唱住在三間側屋幽淨室蒼白師父勿好扼上塞上勿是太  
太住个正昌白吓有了正昌安頓夫人在千佛樓花昌呀勿好冷



靜奈个老人家腰疼背痛時常要叫應个唱逐怕要云起恭來  
也要帮扶見个丑白容易正唱只消旁边另擱小床鋪 叫人  
陪伴不須憂花日是吓勿差个就是我去陪伴有啥使勿得我  
里大家快快去收付吓表唱眾尼此時真高興 大家出力鬧  
秋秋 揩台抹机忙 掃 鋪床挂帳点油灯 潔淨盆湯請  
洗浴 旁边打扇叫通頭頭白太太倍个兩根頭髮就要戴金  
鳳冠要緊得勢通上哉甚且白白灵侶來打扇我來替太：通頭  
老唱怎好勞動你花唇阿呀太太說介个話我里是應該个  
老唱夫人暗笑想心中 昨日今朝大不同 看破世情外冷  
暖 与人爭論有何功 夫人今日歸菴內 苦尽甜來運又  
通 一口長齋惟念那 清閑一切不閑胸表白話說襄陽府

城內有五個名菴 雨花菴 寄修菴 大悲菴 慈渡菴  
定慧菴 城外附近的也有几名菴 法雲菴 宝香菴 惟  
白蓮菴崇供白衣大士為陳御史家香火靜芳師太修行本好  
在眾菴之上那陳夫人自与丈夫反目後一心念佛每月挑要  
到各菴一次近因此本菴不走所以方老夫人到住得安穩家  
竟得沒趣難已見人因此各菴不走所以方夫人到住得安穩的  
表唱再說南昌寄跡方公子 要幹前程苦用功 捐了一名  
南昌監 暫時借籍好通融 聞得扎闡容易中 安排行李  
往都中白他立誓的表唱此身不立金鰲背 兩处姻緣總沒  
空 真个穷儒爭氣 蕭上匹馬走西風 辞了畢家提督  
府 依旧时 秀才模樣苦酸穷 不真方卿應試穷通話

蕭家九公... 卷之四 三 方家...

再講白蓮菴內 婆媳又奇逢表白 話說畢軍門告假數月 天子念他歷著功勳 湖廣又是重地 降旨着畢雲巖仍赴湖廣之任 卽在任所 迎奉慈亲 此旨一下 畢公回家 眷即刻起程 當初提督衙門 原任襄陽 任札爲南昌 尚近不消兩月 已到路上 平安到署 三日老夫人 卽要還願 聞得襄陽名菴 虽多 惟白蓮菴供奉觀音大士 尤稱清淨 已揀定次日 要同媳婦女 見到白蓮菴拜佛 老夫人一向体貼人 情 恐打攪尼姑 不去 与他通知 連尼姑 竟未曉得 又分付 凡提督衙門的 干把外委 一察不許 跟隨 黃傘執事 開假 喝道 都可不必 單用 四人 轎三乘 明日 伺候 畢軍門 官已部署 停當 專等 明日上轎 誰想是夜 蔣氏夫人 小產下胎 老夫人 進了暗房 不便到菴 單是小姐 抬轎而來 僕從無多

使女是琴玉 外不過跟了兩三人 表唱丟一頭來 講一頭慢言 小姐 轎匆匆 且說 采華人一个 病區全愈 十分松 奉了香 閨差使命 也于今日 到菴中 表白 那方老夫人 見了采華 十分欢喜 表唱 便把情由 細說起 家常 旧事 話重 說到 九松亭 畔 投河事 忽然 嗚咽 起悲容 表白 那老夫人 起先對王本 說我 不要對 采華 哭 公子 誰想 不知 不覺 把前日 自己的話 却忘記了 竟對了 采華 大哭 起來 老昌 阿呀 我的 兒吓 老昌 未識 你今 在何處 可憐的 但有 你衰 齡老 母在 菴中 我 一世 一生 惟有 你 天涯 難定 吉和 凶 還是 生來 還是 死 老昌 自我 自從 你去 秋一 別 老昌 唱 半年 不見 想得 夢見 空 貼 昌 那時 采華 到吃 了一大驚 阿呀 老夫 人大 命是 臨月 十五 回

家的吓如何說秋間一別幾年不見老昌孩采華你那里知道  
那臘月十五老昌凡曾有個人見到 今我形單影隻哭殘冬  
貼昌阿呀大爺既不回家他寄來的書為何說得明白白白的  
呢老昌咳采華老昌一派虛文休信寔老昌他人也不知下落  
老昌如何得有筆札寄鱗鴻貼昌如此說這封書從那里來的  
老昌白采華吓你是聰明的人此乃你老昌同王本商量的密計  
老昌要把千金來救搭因此上 假托孩兒書一封貼且白老  
夫人何以知其詳細老昌采華你不曉得寄假書的王本來過  
了他已和孟托云叫我不要對你說如今我見了你弟人分外  
相親不知不覺的說出來了但有一言囑咐着你你万上不可  
對小姐說不朕是我與你都故了催命鬼了 貼昌采華曉得但

是方大爺竟不回家這也奇怪表唱采華是轉轉 童呆出物  
貼且白果然未回貼昌畢竟向何州何县住行踪若百咳采華阿  
我慮的是蒼唱從來盜口无凭准 只恐怕頭顱已試劍鋒霜  
老昌咳天下吓我的親兒吓表唱夫人說罷号啕哭 采華是  
也流泪汪上变了容表白采華一面拭泪而劝貼且白老夫人吓  
我看大口氣字威似不是无禄无寿之人請減悲哀貼昌再把  
行裁來細訪 自然的月缺重圓花又紅表白正說到此間只  
見小徒弟百灵慌上世上來尋佛婆口里乱喊道佛婆可在這  
里那提督衙門一位千金小姐來了快去迎接要緊表白原  
來畢老<sup>夫</sup>恐打撓尼姑竟不通知所以这一日靜芳師太同兩  
大徒弟保生官寿生官都到大戶人家拜寿生經去了單留得

佛婆福蔭百 灵老幼三人因而十分着急來尋佛婆福蔭百灵  
 老幼三人因而十分着急來尋佛婆福蔭百灵 听得是提督衙門的  
 小姐不知怎來一位白狀要去看上趕到佛堂躲在長幡之后  
 把身子遮住就像老夫人當日看翠娥小姐的一般表唱只見  
 他四人轎 進菴堂 轎中走出是紅粧 只見他輕鬆挽就  
 盤龍髻 只見他掠髻烏雲有亮光 只見他金花珠翠無多  
 戴 只見他雪白嫩紅嫩面龐 只見他脂粉少捺容更美  
 只見他玉蘭繡服素裳 只見他湘裙露出双弯小 只見  
 他上前移步甚端方 只見他使女跟隨三兩個 只見他各  
 人肅靜繞身旁 采苹虽則初狀見 已曉得性格温和休慙  
 莊素白那佛婆叩了幾了頭小姐也問了幾句就向神座前拈

香叩祝采苹是益發要听的了只所得小姐通誠道且看女弟  
 子南昌畢秀金謹稽首慈悲菩薩座下第一炷香呵且唱保佑  
 母亲張氏身康健 無災無病享遐齡且白第二炷香是且唱  
 保佑河表白小姐說了河字就縮住了口采苹將里心虛也縮  
 了兩步 小姐左右一看別無他人遂又說道保河南開封  
 府祥符县且唱方門之婦楊氏女 誥封一品太夫人 他原  
 是尚書正配遭家禍 兩翻回祿更凋零 单生一子出門久  
 更无半个是亲丁 蕭上白髮坟堂住 如何捱过這餘生  
 况逢去歲收成歉 米珠薪桂孰周貧 我哥上早已差人  
 接去尚未轉 甚可猜疑音信况 咳天吓 想起來窮无依  
 靠准存活 莫不是竟向黃泉路上行表白小姐說到此處已

續金瓶梅

卷之三

三十三

把罗帕拭眼淚那采苹听到此句也忍耐不住便大步跨將  
出來說道貼昌小姐吓呀小姐吓表白畢小姐到吃了一大  
京回頭一看原來是个標致方幅的女子看他鬢眉不画尚未  
嫁人遂問道旦白你是誰家閨女怎麼住在巷堂貼昌小姐我  
不是閨女我是个使女旦白那家上的使女到此何幹貼旦白  
小姐吓你不要問我上先要問你一个詳細請坐了再旦白你  
也請坐貼昌我是人家使婢如何敢与小姐同坐旦白如此我  
只好得罪你了貼昌小姐請穩便  
贊卜字 吳小姐 來坐定 十分端重貼昌請問小姐貴姓  
且住我姐畢 艾巡撫 兄是軍門貼昌令堂太夫人高壽  
白 老童堂 頭半白 年剛周甲貼昌自欲還有尊嫂夫人

旦唱 我嫂嫂 是蔣氏 三十芳齡貼昌小姐青春多少唱  
泰虛度 二九年 自慚弱質貼昌姊妹几位旦唱上死姐  
下死妹 只有单身貼昌可曾吃茶表白小姐吓吃茶二字  
面漲之紅难以開口貼昌小姐吓百年大事人皆所有何必隱  
瞞旦唱 虽已許 尚未嫁 催粧还早貼昌是那一家旦唱非  
本地 乃異鄉 倉猝連相貼昌異鄉究竟何處旦唱河南省  
開封府 祥符县內貼昌阿呀且位小姐上你方才拜禱  
的是河南開封府祥符县方室揚太夫人应旦唱原為着方  
門好 揚太夫人 貼昌此人与小姐有何瓜葛旦唱自我的  
有瓜葛 才來禱告貼昌敢是小姐的舅母旦唱何曾是我  
婆家 舅母賢甥貼昌难道是姨母旦唱也不是 我娘亲  
外

方來堂

同行姊妹貼旦莫非表姑母麼且唱非中表 非姑母 另有  
 尊稱貼旦什麼尊稱請小姐說明罷且白阿呀你這位姐上  
 問得太詳逼得太緊我到要查你一查你是是那家的使女  
 貼旦小姐容稟唱我賣身 陳府中 青衣格教且白你主人  
 官居何爵叫甚名字貼旦爵堂堂 都御史 廉字單名且白  
 太上何姓貼旦唱上姓方 河南籍 尚書之女且白你家可有  
 个小姐貼旦有一个 兵小姐 二十青春且白你是伏侍小  
 姐的麼貼旦唱隨身 來伏侍 不离左右且白你既是伏侍  
 小姐的可知小姐身边还有个心腹婢采蘋貼旦問采蘋 非  
 别个 就是奴身且白吓你就是采蘋姐我欽仰久矣請坐  
 了真 玉翠看坐花旦既得貼旦小姐千金之休采蘋焉敢同

坐且白你坐了我還有話真貼旦既如此采蘋尊小姐之命只  
 得暫時斗胆了請問小姐何以知我采蘋且白你的芳名牢記  
 牢記貼旦阿呀小姐此話從何而來且白此話來處來的來也  
 我還有句要緊話兒我是小姐房中心腹婢頭記奴名喚采蘋  
 貼旦那時采蘋離坐而起呀如此說來小姐你許的人家一定  
 是河南方公子了且白我就許与方公子尚未成親這些要緊  
 話兒如何吹得到耳朵邊來貼旦這也奇怪今采蘋一些不解  
 然而偶然不經意之言也不必題及了但是小姐既許了方公  
 子適才禱告的這位老夫人就是堂上婆上了可曾知他的下  
 落麼且白因不知下落所以來禱告的我想你家老翁既係至  
 亲自狀有些知道貼旦老翁全狀不知這下落還要問我小姐

吓貼唱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他在天緣能  
湊合  
須知此地有弄人  
要知以後如何弄  
下卷之中細  
細听

孝義真跡珍珠塔

第十六回 婆媳又奇逢

表白話說秀金小姐便叫道且曰采苹姐吓且曰你言此地有  
親人 此地不過菴堂幾扇門 难道老夫人一人一个 就在  
菴堂面裡存貼昌小姐吓唱可曉得菴堂就是會親地 全仗  
慈悲觀世音 我家小姐見姑母 也從此地叙亲情且曰采  
苹姐吓且唱你言此地認亲情 願你今朝帶我行 果得萱  
堂來見面 從今放下一條心貼昌如此待葉平引道罷表白  
小姐行了幾步忽然頓住了脚貼昌小姐來吓小姐來吓且曰  
但是表白小姐說了但是二字又縮住了口表曰采苹便道  
貼昌小姐我猜着你的意思了你道婚姻之禮三朝廟見之後

始拜翁姑此翻似乎于礼有碍竊思骨肉患難之人千里一朝之遇則又論情而不論礼矣小姐若不去見是太无情之甚者禮從情起既已无情何有于禮請小姐三思之表白小姐怵然大悟兩人連步如飛到了大悲閣下老夫人正坐着念佛采苹高叫道貼暑畢小姐來了方公子有着落了老唱夫人听把身抬見娉婷走到一裙釵先把容顏覘大畧是誰家女子好身材吓與我翠娥甥女无高下西子玉嬌並一胎淡妝雅飾天然妙老年人見了也開怀表白那時小姐未做媳婦不好就叫婆；他稱呼甚有斟酌且白太夫人請上容畢秀金拜見表唱秀金言罷深上拜上夫人也就跪塵埃采苹一把來扯住貼暑老夫人這是回不得礼的嗚表唱到起高

年京得呆老昌某華 你的話兒全脫樣 老身回礼正應該 那日有个緣故請老夫人上坐小姐旁坐好細講个明白 那里貼暑就着落在這位畢小姐身上老夫人一問乃知表唱夫人問甚慌忙 小姐答应甚安詳且唱容奴家 把家世從頭來細講 我是畢門官宦往南昌 父是中丞兄帥府 母亲張氏老萱堂 嫂上英能蔣姓女 晨昏作伴在閨房 只為去冬兄告假 陳情乞養返家鄉 行到半途黃州府 天寒雪大路忙忙 重賞緝夫未幹路 微聞救命在官塘 兄在舟中親听得 差人上岸救倉皇 誰知跌倒溝渠內 抬至船边尸值僵 几次三番才灌醒 悠上魂魄又还陽



衣裳換後重相問 云是河南人姓方表白小姐說到了方字  
便住了口老夫人忙上問道老晷曰難道這姓方的就是小兒不  
成 采華道正是正是 老夫人可不是公子的着落就在這  
位小姐身上 老夫人立起身來千方作謝老晷曰如此說今  
兒大人是小兒的大恩人了如何報答得盡但不知救活之后  
小兒又落于何處小姐又因何得到葦中老身如在夢裡一發  
真道其祥暫且老夫人你欲悉其詳不但公子的着落在小姐  
身上連小姐的着落又在公子身上了老晷曰你又來誤說貼目  
老夫人不是吓這位小姐與我家小姐是一樣的老夫人不消  
干謝万謝小姐也不必半吞半吐索性把前上後上的情節與  
老夫人言之使眉頭之愁鎖齊開腹內之疑團頓破小姐吓豈

不比佛前的禱告孝思更增十倍來表曰小姐微上面赤身得  
含羞也只好依了采華把前後情節細上敘述一番如何遇盜  
如何劫室如何跌雪如何下船如何到家如何看燈如何見虎  
如何許親如何允亲如何苦讀如何上京 老夫人听到做媒  
允亲不竟京駭起來老晷曰阿呀他竟敢如此行為老晷曰怪我  
兒真不孝 瞞娘兩次定婚姻 他既狀難却姑夫意 百年  
許在九松亭 紅絲一處還猶可 為甚到府上重番射雀屏  
必狀犯 陳家一節來瞞過 小姐吓 他欺你萱亲老年人  
兼之累及香閨兵小姐 要一夫兩婦過光陰老晷曰咳我好  
恨吓老晷唱不但恨他來瞞母 恨的是瞞天瞞地又瞞人一害  
你有方有貌真淑女 害你大矣大德好千金表白老夫人大

罵一番那承華兩眼注定小姐唱只見他面轉紅來唇轉白  
 緊鎖雙眉難云聲 細思此罵真有礼 叫他死地可安身  
 表白但他畢竟是个孝子就是三件心愿实在有情有意須替  
 他表白一番才好无奈說不出口正在兩難之際恰好承華順  
 口說道碧昌老夫人你不要痛罵公子他不是忘恩負義之人  
 一定是推却的自然另有講究請小姐再道其詳且白小姐此  
 時真无奈 低頭羞漸起唇牙他原不肯來應允 我母當  
 場面逼成 几番要把親來做 他又堅辭千万分 說道做  
 親必得依三件若昌那三件且白第一件是且唱萱堂見面双  
 双拜老且第二件呢且白第二件是且唱先定陳家先做親  
 老且白第三件呢且白第三件是且唱金榜題名身及第 捧着

个皇上圣旨賜婚若昌這三件還說得去但恐秦蘇不第而  
 歸豈不担攔了兩家的好事且白老夫人有才必遇有志竟成  
 公子的狀元采華可以包得的表唱此刻夫人心始放 采華  
 也竟喜欣上 小姐也把元由問且唱太夫人因何托跡寄菴  
 門老且白 老身呵唱一言難尽生平苦 如此行藏如此情  
 把出門說到投河止 小姐聞言双泪零且唱我哥上 差人  
 早已來相接 香狀數月未回程且白原來太夫人且唱新春  
 便向途中走 怪不得 鴻雁參差音信沉表白一面說話之  
 間老且唱夫人又把秀金來細看 真个妾哉沒處尋 我何幸  
 有此一双好媳婦 把愁腸變作喜腸深且白小姐是見了夫  
 人且唱依：不忍來分別 又恨不得 与承華促膝細談心

表白只見王琴催促道 小姐家中老夫人曾分付早些回去  
請小姐上轎罷表唱小姐是 只得含泪告辞移步走 采苹  
是送到中堂也轉身 正是 奇緣作合渾疑夢 好事重逢  
各有情 不說秀金小姐回衙署 單言使女菜華身 日斜  
也欲回家去 庵堂辭別老夫人 小小肩輿行得快 進房  
來見女千金且白采苹你回來了麼貼昌正是小姐吓今日到  
了菴堂有極不喜的事且白采的事有極喜而却不喜之事有  
極不喜而却可喜的事且白采華你怎玄說貼昌方才去問老  
夫人的安誰想老夫人呵貼昌情慘上 泪汪汪 正想孩兒  
哭斷腸 記自容秋出門去 半年之久不還鄉且白采華他  
是蠲月十五還鄉的信上寫得明白貼昌這封書是假的

唱貼昌唱是老爺王本來商議 要收轉你 魂飄魄散命垂危  
且白為何老夫人也說有的貼昌小姐吓貼昌搥狀瞞你病新  
愈 恐觸悲思重惹殃且白阿呀采華如此說方公子仍无下  
落了且白小姐這豈非極不喜的事且白你說有極喜的事喜  
又在何處貼昌有喜有喜如今方公子到有了下落了且白快  
說與我知道且白有一个 女娇娘 入菴堂 拜佛來燒香  
信的貼昌這女子新嫁來保佑丈夫的小姐你道他丈夫是誰  
且白采華你好奇談他的丈夫我如何知道貼昌他丈夫不是  
无名漢 就是河南公子小方郎貼昌方公子娶了新娘安狀  
无恙這豈不是極喜的事且白娶亲一說他未必有之就是娶  
亲或在中途或在故鄉新娘子如何得到白蓮菴內菜華你又

來嚼舌了貼昌千真万真其家姓畢其籍南昌其年十八其名秀金其父巡撫其兄提督其母張氏其嫂蔣氏其嫂玉琴其夫方子文于江西成其亲事所以得到此地者其兄提督現任襄陽因而來还心愿今日菴堂之內連婆媳也會过了老夫人还咬牙切齒道公子作事荒唐且日果有此事他凍倒穷途得有家室正如倦鳥得巢涸魚得水深為有幸但問你畢小姐怎美一个人材貼昌小姐吓若要問畢家女子是又極喜而却不喜的事了小姐吓也可怕貼昌身甚矮髮偏多高七吉挽黃羅滿頭戴珠翠遍体着綾羅面上芝蔴三百点腮边芝周一双筒胭脂点得紅如血面粉搽來四面多磨嘴鼻尖漂白眼濃眉兩道竟如梳芳唇掀起良牙關

姣声彷彿象雄鷲胸前乳突餓頭樣腰束罗裙掃地拖露云金蓮剛五寸白綾高低受搓磨我看他扭捏万千多得意自以為瑶台仙子月中娥他思量占尽閨房福要做人間大老婆小姐小姐你將來怎与他来过活慈悲对着活閻羅爭先爭后爭大小奈何上可奈何且白采苹吓我想畢小姐决然是个美德之人方公子才肯定亲他决不做冒上失上的事你這些話还怕是粧点出來試我的貼昌小姐那畢家女子的妍醜到不必提起了但是采苹还有最惱的一个人且白你惱誰人貼昌小姐吓我惱只惱方家薄倖郎吓貼昌他的良心一点无竟是忘恩負義徒我只道采宏不棄糟糠妇那曉得薄倖王魁又改圖全不記老

珍珠塔全傳 卷之四 四十一 方家堂

谷 一諾千金為仗義 全不想小姐 花園宛占力相扶  
 咳 說不錯的 天上易求無價寶 人間難得有情夫  
 旦白 采平你也不須惱着公子他自然有個定亲的元故你且  
 說与我曉怎義定亲畢姐的賢台小姐吓那姓畢的对老夫人  
 說只為那年呵 他家家老母病灾殃 彼先告假占还鄉  
 賢台到了黃州地面 賢台遇着了 我家的无情客 其時凍  
 死在官塘 是他搭救同舟去 由他家里讀書章賢台即此  
 一点他已為活命之恩了 賢台借名就把亲来許賢台許知那  
 冤家是 賢台欣然樂就結為鳳 忘了老父 飛騎追赶把于  
 金許 忘了小姐 贈塔之時泪兩行 一到同昌落好处  
 就将父文恩情頌刻志 咳 人間有此負心漢 辜負了

小姐幾乎一命亡 哀唱千金听 細思量 采華是 无非為  
 我怪方卿 究竟了頭度量淺 言語之間欠大方 暗想采  
 華人一个 將來必不可作偏房 如此草微无智識 話不  
 通融性又剛 天下這般人不少 自然少開失倫常表白小  
 姐那時開言叫声且白采華吓且唱我倘然也像你少含蓄  
 就被旁人說我不美良賢台小姐难道你心里到不氣么且白  
 何氣之有我想這頭亲事極該做的且唱如此大恩宜報塔  
 不然早已雪中亡 况既狀下榻多安穩 他便好 讀書温  
 習赴科場 采華呵 你想年少風流誰不愛 家上都要選  
 東床且白那畢軍門是且唱識人正遇英雄眼且白在方公子  
 是且唱通權達变有才郎且白這庄事我心更有喜者且唱小

姐何喜且唱喜的事 双双姐妹同歡樂 喜的是 于归有  
伴不凄凉 喜的是 織亂机絲可共理 喜的是 華榮并向  
好相幫貼暑小姐难道畢家女子如此惡狀也喜他相幫成  
且白采苹這也何妨他若爭先我就讓也為先他若爭大我就  
讓也為大自然各归和好挺无非是相幫之道 那時采苹微  
喚了兩三聲貼暑小姐吓小姐你真个难得也如今采苹不敢  
嚼舌不敢批点竟說老實話此乃是不喜而極喜之事  
了 小姐吓那畢小姐真是幽閒貞靜的淑女与小姐一美  
无二那方郎必要依他三件才肯做亲他果非忘恩負義之徒  
采苹遂把始末根由如此上上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只等他功  
名成就奉旨完姻如了心願便是十成的喜事了且白采苹你

那里曉得還有那不喜的事貼暑小姐為何且白采苹呀且唱  
我方才移步到書房 見案上提名錄一張 並沒有河南方  
姓來中式 免不得 落第蘇秦占洛陽 這奉旨完姻成画  
餅 所慮的 窮儒何以見姑娘貼暑采苹听了如雷京之喝  
呆了半晌道不信方大谷是必中的人或者改了籍貫亦未可  
知的且白采苹呀且唱目今有甚仇和怨 他何必換姓移名  
改地方 自然不中无疑了 还防未必到襄陽 此事老谷  
难瞞我 料他納悶在肝腸 你把畢家為婚事 也宜瞞隱  
莫声揚 恐老谷悶上還添悶 又恐慈母聞之笑一場且白  
采苹你把王本也須瞞着貼暑曉得且白采苹吓且唱且等其  
落拓而归如何美 告知吾父再商量貼暑小姐言之有礼采

革遵論便了表唱慢說翠娥主婢話 詞中另又表紅粧表白  
却說秀金小姐与方夫人見過便囑咐家人使女切莫回家道  
長道短表唱因此到家並不來提起 瞞其兄嫂与萱堂 然  
而做媳須行孝 一心牽挂老姑孀表白到了第三日秀金小  
姐便生出一个計策來了且唱向慈亲 告分明 那日白蓮  
菴內拜观音 只為匆上而去匆上占 失遺兩物在菴門  
老君兒吓你有甚東西忘在菴內且白 母亲吓且唱是罗怕一  
方扇一柄 必須取討莫遲停 但是閨中之手澤 不宜差  
遣眾男丁 應遣玉琴人一个 拿回才放一条心 查唱夫人  
听了千金話 忙喚家人備轎臨 分付玉琴人一个 即刻  
登程就占程表白那時小姐忙到房中把哥上付他打首飾的

一百兩赤金及自己做的包 膝褲睡鞋等件一齊交与玉琴  
送上方老夫人收用表唱玉琴奉命來登轎 火速如飛行一  
行 恰好事情有參巧 采苹亦于是日到菴門表白兩個了  
姊先后叩見夫人多說小姐記雲之意玉琴即將物件送上老  
夫人十分欢喜談弄一回 采苹見玉琴相貌奉勤与眾不同  
十分投合兩個又到佛前結拜了姊妹閑話少說表唱玉琴是  
无多時刻忙辭去 采苹是 吃其午飯再抽身 誰想風雲  
天不測 霎時大雨忽傾盆 因而采苹留在菴堂睡 就与  
年老高堂共枕衾 聰明伶俐青衣婢 半經熟睡半留心  
覺得夫人一夜欠安穩 番來覆去不曾停表白采苹問起方  
才知道原來老夫人因路途辛苦兼之思兒悲切已成了胃腕

金瓶梅 卷之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之症老唱遂把病源來說起 瞞其大際又叮嚀 采華吓  
 我還有一言諄囑你 莫向你家小姐露風声 誓曰既蒙老夫  
 人叮囑采華不提便了 賸唱但是既然身有病 何不服些  
 湯藥請先生老唱采華吓 我病不須來服藥 要曉得 病  
 有來因去有因 果得我兒見面當隨愈 天抵是靠着天來  
 不靠人 采華重把言詞慰 到了清晨天已晴 不表采華  
 來上轎 詞中又表小紅雲表曰那晚采華不回他早已知道  
 賸唱阿呀了不得了不得那師姑堂裡竟困采一 夜哉怪氣怪  
 氣詫異說異其事不必言也 其人豈可問乎 花唱我今報与奶  
 奶曉 低了頭兒急急奔 搬是搬非來告訴 花旦曰奶吓奶  
 奶花旦唱可曉得 昨夜希奇一事情 告曰紅雲什在事情大京

小怪花唱奶奶你那里知道 花唱就是妖精小采華 巷堂昨  
 夜宿其身 此刻天明尚轉求內中必定有他情 不狀何  
 以在彼住 令人難解不分明 告曰呀原來有這等事 作唱堪  
 咲女兒沒正經 私遣了奴巷內行 况且縱容宿在外 太  
 无情理可疑心 作曰紅云你去所廊候着等采華出轎之時 杜  
 來見我花旦奶奶可曉得采華至刁而極滑个必要多派姐上  
 們做个帮手才扯得他動哩 告曰這也說是得表唱夫人听了  
 紅云語 添派青衣三四人 安排去捉籠中鳥 任尔高飛  
 擒要擒 又恐書房老分曉 悄悄伺候在旁听 少刻片時  
 采華到 小脚剛上出轎門 乘人蜂擁齊走近 采華一見  
 了狀明 開口便稱眾姐上 想必夫人喚我身重口是吓是



吓夫人現來采華着你快点走罷貼唱采華听 氣昂昂 見  
夫人 有何妨花兒云鼓掌哈哈笑 亏你容顏不改常 我  
問你 昨夜佛門大施捨 何人同你上慈航誓曰哪 紅云  
姪老寔对你說了罷貼唱你那時 我行藏 昨夜真正好風  
光 是西池玉母來作伴 一竟睡到大天光眾白喂采華姐  
你真个風光好唱中唱昨夜王母娘上伴你困 今日是 九  
天玄女顯威光 住表紛上兜荅話 夫人早已坐中堂中白  
奶奶采華拿到裁誓曰你這賤人幹得好事還不跪下貼唱夫  
人叫跪焉敢不跪但采華幹了何事夫人如此動怒誓曰小賤人  
唱你不該私下到菴堂貼唱這是小姐命我去燒香作唱你二  
不該借宿小尼房貼唱這是行人偶阻兩風狂作唱我問你昨

肖那个寢同床貼唱只不过年老光頭一靜芳作唱小賤人  
我今打你罪應當貼唱夫人呀 為甚了頭把罪當論起來  
此菴原是府中香火地 夫人住宿只尋常 那个敢隨不過  
夜 难道采華一去 就有甚臭名揚誓曰呢小賤人還要嘴  
硬作唱夫人听了重加怒 登時分付剥衣裳 紅云 你替  
我抽其皮鞭一百下 打他狐狸作怪賤淫婦表白那內中了  
奸与采華好的便跪上前替他討饒惟有紅雲笑嘻上說道  
誓曰采華姐勿是我同類相殘嗒个是奉奶上之命用情勿得  
介未那处只好得罪你表唱慢言此地要抽鞭 且說茶房  
小秀蓮 平日采華多照看 一聞此事急煎煎 正要報知  
矣小姐 却逢御史到樓前淨口秀蓮你為何事這等倉皇着  
方來堂

急蒼白老谷勿好哉夫人用皮鞭來里打采革哉淨唱老谷听  
 甚心京 如飛大步往西行 果見采革來跪着 東人正  
 待剝衣衫 上位坐 面青 听得高聲罵幾人 賤人長  
 來賤人短 剛上牽着老谷身 老谷也不听詳細 一声大  
 喝伴雷鳴淨白你們不知死污的那个敢打采革淨唱那時老  
 谷扯起采革同了走 到竟得 一揚掃與是夫人 夫人  
 咬看良牙恨 可知主婢有私青 再說老谷退步后 明曉  
 紅云爵舌根 不肯放松这惡婢 思量也要打他身老谷原  
 來夫人最愛的是新鮮花朵紅云每日到園探花老谷分付東  
 家人在花園等着夫人那日曉得連紅云也身不由主登時捉  
 到淨唱老谷就畧小奴燒 你罪應該判斷筋花骨阿呀老谷

為啥是介吟花唱我紅云 並不違條并犯法 那尽无端坐  
 罪名 曉曉得哉淨白曉得什麼來管唱咭老谷 你不道為  
 了采革來報復 这也是偏私護欠公平白况且奶上是打采  
 革是打他師姑堂里去过夜与紅云有啥相干花唱夫人家法  
 原是肅 难道菜蔬竟可宿菴門 有罪之人豈釋放 无罪  
 之人反受刑 老谷阿 你就打死我紅云心不服 枉了堂  
 堂御史做官清淨白小賤人还要胡言乱道我不打你别的要  
 打你是節弄川悛心計毒 打你是 尖酸刻薄骨頭輕 忙  
 喚東人來動手 紅云哭喊不曾停 此刻書齋添熱鬧 采  
 革早已惡其情貼鼻為我堂連多少事 一怒方消一怒增連  
 忙振与千金曉 如此元由如此情 未免老谷太過了 全

又小姐功成來旦唱小姐聞言稱有理 即時移步到書所

為官一見多姣女 十分怒已減三分甚喜 小姐救命呵

旦白爹上饒了紅云罢且唱高年何苦尋煩惱 惹得娘來恨

轉深 紅云不足來計較 餘步還留處采屏旦白紅云你去

罢花昌多謝小姐表唱了頭柱起忙走 老爺是哈上一笑

付浮萍 正是各人各打各人婢 各有機鋒各有心 家常

鎖上真難說 再表巷中白髮人 收了黃金一百兩 虔誠

時齋拜觀音 兩番婆媳巷堂聚 仗慈悲佛有靈 願把此

金打金泊 交付當家貼帶身 倘得我兒也到墓堂會 登

科及第做公卿 還有愿心許一个 造冥寶塔鎮山門 一七

級浮屠舍利子 重興佛法大光明 夫人暗把愿心許 一七

亞尼結未曉開 此卷話文收拾起 下回可唱小方卿

